

[德] 汉斯-盖奥尔格·诺阿克 著 李桃 译

沉 沦



ROLLTREPPE
ABWÄRTS

I 518.4 / 3

沉 沦

[德] 汉斯—盖奥尔格·诺阿克 著

李 桃 译

安徽人民出版社

Hans-Georg Noack
ROLLTREPPE ABWÄRTS

Otto Maier Verlag Ravensburg

责任编辑 王 珮
封面设计 蒋万景

沉 沦

〔德〕汉斯·盖奥尔格·诺阿克著

李 桃译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跃进路1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100,000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

统一书号：10102·1008 定价：0.49元

译者前言

《沉沦》是西德作家汉斯·盖奥尔格·诺阿克(Hans-Georg Noack)写的一部著名儿童小说。这是他的成名作。《沉沦》一出版，很快引起社会的重视。许多学校都把它作为必读书向学生推荐，它在德国青少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诺阿克曾两次获得德国青少年作品奖。

《沉沦》是写西德一位好学生怎样逐步沦为少年罪犯的故事。它通过对一位普通德国少年命运沉浮的描述，反映了西德社会的病态。它形象地指出，小主人公约翰的沉沦，应该归咎于社会的弊病。读完这本书，读者耳际仿佛萦绕着作者发出“救救孩子”的深沉的呼喊声。

所谓“性革命”观点的风行，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一种病状。结果引起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形式的家庭的解体，婚姻传统道德观念的崩溃，离婚率急剧上升。受害最深的是少年儿童。成年人具有自我充分发挥的倾向，他们视儿童为讨厌的障碍，使儿童生长在一个无人关心的社会里。千万个孩子失去了家庭的温暖，身处一个冷漠的受歧视的环境，感到毫无保障，恐惧不安，自暴自弃，以致厌恶和反对社会。这是当前西方国家少年犯罪率增长，社会秩序

不安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沉沦》就反映了这样的社会问题。它的小主人公约翰的悲剧性遭遇，正是西德许多不幸儿童的共同遭遇，广大小读者和小说主人公命运与共，很容易激起感情的共鸣。这是这本书能在德国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

约翰是个聪明、正直、品格优秀的学生。不幸的是他父母离婚了。父亲迁居到别的城市，母子俩只能相依为命。但后来母亲又爱上一位店主米勒先生，她对约翰的爱就渐渐消失了。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约翰结识了一位作风不正，比他大几岁的朋友阿克塞尔，在家庭得不到的温暖却在朋友那儿得到了，自那以后他逐步走上了邪路。母亲不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去关心帮助他，反而把他看作是她生活道路上的障碍，最后在母亲的自愿申请下，约翰进了青少年教养院。这给约翰的心灵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他悲忿地对教养院的教师说：“是母亲出卖了我！”“她不是一个母亲！”

教养院的生活使约翰在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压抑。被母亲刺伤了幼小的心灵又受到教师哈姆尔先生的戕贼。只要做错任何一件小事，就会受到哈姆尔先生的严厉训斥及惩罚，甚至还要受到人格侮辱。在教养院，约翰失去了一切支配自己生活的权力，因此他把教养院看作是一所监狱。由于不能忍受这位不学无术、刚愎自用的教师的折磨，力图挣脱少年教养院的禁锢，约翰逃出了教养院，到斯图加特去寻找父亲。他满以为父亲会收留他，不料约格先生却

冷冷地说：“你是属于你母亲管的，我没有管的权力。如果我把你收留下来的话，会给自己招来麻烦的。……约翰，我还要结婚，我的未婚妻很年轻，才十九岁。我可不能在结婚时带给她一个十四岁的儿子！”

约翰走投无路，只好向警察局自首，被重新送回教养院。他受到更大的精神折磨，谁也不原谅他，更说不上得到同情。他被人看成不可救药的家伙……

他对生活的信心被彻底摧毁了，希望的火花完全熄灭了。社会现实是如此冷酷无情，逼得他站到社会的对立面，仇视它，反抗它！于是约翰再一次逃出了教养院，到百货商店进行偷窃，到热闹的大街上抢劫报亭，无缘无故地砸碎人家的玻璃窗，到酒店里喝个烂醉以后，就躲在商店门口过夜。一个本来很有作为的聪明孩子，就这样沉沦下去，堕落为少年罪犯！

约翰的这种消极反抗的方式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孰令为之，不是很值得深思的吗！

诺阿克在《沉沦》这本小说中表现了他对不合理的社会现实的满腔义愤，对受害者小约翰的深切同情。小约翰这个艺术形象是作者感情的凝聚，作者对他充满了爱，竭力从他身上挖掘美好的气质。尽管约翰由于狎的恶作剧蒙受冤屈，受到不应有的惩罚，但当斯芬怂恿他对狎进行报复时，他却回答说：“我们不能再去打他了，他已经挨够了打。”学生们不堪哈姆尔先生的侮辱，是约翰组织大家，并带头和哈姆尔先生作勇敢的斗争；斯芬偷了人家的小狗，

却由约翰承担罪责，但是约翰始终没有申辩，因为他认为“斯芬已经走了，不能再去害他了……一个人不能伤害朋友。”这些都表现出他忠诚、宽厚、勇敢、正直的优良品格。然而这样一个好孩子仅仅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误就被社会遗弃，当作罪犯对待。因此作者对社会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作者借用卡茨先生的口揭露社会风气的败坏；通过实习教师温可曼先生与哈姆尔先生的辩论，对西德的教育制度作了严肃的批判；作者对那些不负责任的父母，向教育机关、向社会提出了抗议。他呼吁要改变这种状况，要让全社会的人都来关心青少年的成长。正是作者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鲜明的爱憎观点，以及他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态度，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从而使作品赢得读者的喜爱。

现今西方儿童文学作品中充斥着凭空编造出来的少男少女们的冒险故事，用荒诞不经的离奇情节迎合读者的口味。而诺阿克却忠于生活，对生活进行深入观察与思考，在作品中表现出自己的鲜明观点，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显得十分可贵。作者善于体察儿童的思想感情，对小约翰的心理的微妙变化，都细致、准确地表现出来。故事写得真切动人，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此书在当代德国儿童小说中确是一个难得的佳作。

李 桃

第 一 章

约翰跟着三角脸上堆满笑容的卡茨先生走来，通过地上镶嵌着许多猫头图案的院子，向九号房子走去。院中的草地，就象这位少年教养院院长卡茨先生的外套一样，是灰色的，草地上的五棵拢牛苗，恰似在这外套上配上了耀眼的红色领带那样的不协调，那样的使人不愉快。

约翰一直盯着地面，暗暗思忖：“要是我在到达大门的这段路上，还会十二次，不，十次看见抛在地上的纸片，那一切就不会太糟了。十次正好，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

第一次，他看到了封牛奶瓶的硬纸。可能不会再有了。不，那儿！有一张包口香糖的锡纸：这是第二次。就在旁边还有一个被日晒雨淋得难以辨认的香烟盒子：算是第三次。噢，离房子已经没有几步了。被扔在门口五级台阶上的那只纸袋就不能算了，况且卡茨先生已经弯下腰把它捡起来，揉成一团扔进了门后的字纸篓里。四次而不是十次，不会有好结果了，谁知道呢，或许还不会太坏。可是唤不起希望了，不过希望这玩艺儿是靠不住的。它会欺骗人，是的，它总是在欺骗人！

灌木丛后面是一堵围墙。墙的浅绿的颜色伪装了这所监狱的灰暗，敞开着的窗户狡猾地掩盖了它结实的栅栏。卡茨先生更是做出和善的模样。尽管如此，人们仿佛还能听到牢门钥匙的叮当声。一切都在骗人！特别是进口处的那块牌子！为什么上面写的是“教养院”而不是监狱，牢房或者其它一个确切一点的词儿？为什么是“教养”而不是改造惩罚，强制或管教？为什么是为“青少年”而不是为他们所认为的流氓，无赖，恶棍或者是社会渣滓？

这儿一幅和平宁静的画面只是一种伪装。一切都在骗人！

不，不是一切都在骗人，十五张脸上的好奇表情并不是佯装出来的。

约翰看见十五个少年，他们的目光一齐从餐桌上的盘子移到了门口，打量着这位新伙伴。在这之前他们就知道他要来了，因为他的床上已经放上了干净的被套。他们也知道卡特*现在要说些什么了。他这一套话，从头至尾都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只是每一次换个人名罢了。

“哟，味道还好吗，小伙子们？”

“是的，卡茨先生，还过得去，别问这种傻问题了，谢谢卡茨先生，这里吃的是质量最差的伙食……”幸好所有这些话成了一片听不清的嘟哝声。

“好！不管怎样，它一定很合我的胃口。我给你们带

* 卡特即卡茨先生。

来了一位新伙伴，他叫约根·约阿海姆·约格。”

名字里有三个“约”是很少见的。这时已有几个人歪扭着脸露出了狞笑。

“我已经跟他详细地交谈过了。我必须说，是个好样的！我喜欢他，你们也一定会喜欢他的。请帮助他很快习惯起来，好好待他！你们是这儿的老人马了，了解详情。哈姆尔先生，您一定给我们的新朋友留着空位子吧？啊，对了，我已经看到了，你坐到那儿去，约格，津津有味地吃吧！肚子吃饱了，心里也会快活起来的。有事我们明天再说。再见，小伙子们！再见，哈姆尔先生！我仍然在我的办公室里，如果您要审阅公文的话……”

哈姆尔先生仍在自己的位子上，他面前的盘子已经空了。“坐下来吃吧！”他的发音频率很高，与他那宽阔的胸膛简直不相称。“快点吃，这样我们就不至于等你很长时间了！狮子狗，你负责照管他！”

“是，哈姆尔先生！”这时冒出了一个黄头发的小伙子，他那还是湿的头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用脚把自己的椅子踢回到原处。“来，新伙伴，你可以坐在这儿！”

盘子里放着一条油炸青鱼。

“本来还有香肠和奶酪，”高个儿解释说，“一定有人给吃了。反正今天晚上你也用不着吃那么多。如果是外面来的，到这儿的第一顿晚餐无论如何是不会有胃口的。尿床吗？不会！那你可以喝茶。真正的德国橙皮，味道虽差，但有利于健康。好，吃吧，我们要收拾餐具了！”

约翰急匆匆地吃着，另外三个在桌旁看着他。

“叫什么名字？”狮子狗问，“刚才我没有认真去听院长的介绍。”

“约根·约阿海姆·约格，简称约翰。”

“阿约特阿约特阿约特！约根已经有了，阿海姆也有了，约翰也有了。你就叫约约吧，清楚了吗？”

好吧，就叫约约，这没关系。有的父母真笨，他们甚至连名字都不会起。约根·约阿海姆·约格不能算是名字，它只能引起别人的嘲笑！这名字是否是牧师从魔鬼那儿听来的？当时一定没出差错？还是孩子的父亲多喝了一杯酒？至少约翰对自己的名字没有提出过任何疑问。在家里没有人叫过他约根·约阿海姆，人们叫他约翰，这儿叫他约约，为什么还是不能叫他约根·约阿海姆·约格呢？如果那高个儿能叫狮子狗的话——其实他看上去更象猎狗。

哈姆尔先生站起来把椅子推到了餐桌下，小伙子们也轰隆轰隆地动起来了，他们站在自己椅子后面。约翰咽下了最后一口茶。

“谁值日？”教师问。当一个剃着光头的男孩报了到后，他说：“狴！果然不出我所料！今天早上桌子这么粘，我要求你多注意点！从小事中可以看出一个人来。现在大家都到屋里去自由活动。狮子狗，你去给那位新来的说一下这儿的规矩，然后带他到我这儿来。猎獾犬，祈祷吧！”

阿海姆扭歪着脸，在看猎獾犬的前爪是否已经合在一块儿了。

他对面的人低下了虔诚的头，低声地念着什么，接着所有的人都跟着轻声念了起来。这声音听上去仿佛是“一个晚上”，又象是“阿门”。

“好，来吧！”狮子狗说，“我们赶快把事情办了，今晚我还有其他事呢。”

要给约翰看的和交待的东西不多，擦皮鞋在地下室，每人一格抽屉，旁边就是浴室，盥洗室和厕所。“如果你做错了一些什么事的话，那你就得打扫这些地方，别想有个完！”接着他们又上了楼。在刚才吃饭的屋里，光头的犍正在用沙子擦桌子。有两个小伙子在一边等着。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盘棋，他们预备等他擦好后来下的。通向走廊的门那儿有两个花坛。一个里面长着仙人球，另一个里面放着金鱼缸，五颜六色的金鱼在碧绿的水中用嘴撞着玻璃壁。另一边的两扇门通向两间寝室。

在寝室门和窗之间，挨着墙排有八只狭长的橱。每扇橱门上都贴着一张印有狗的彩色日历大画片，八张画片贴得一溜齐。画上的八条狗都是不同种类的。

“这是你的，”狮子狗指向贴着印有叭儿狗日历画片的橱门说，“等着瞧，哈姆尔*就要用这条狗的名字来称呼你了！不过叭儿狗总比狮子狗好听。那儿是你的床，你睡下铺，上面是猎獾犬，我睡在你的右边。但愿你别说梦

* 哈姆尔是德语中鼹鼠Hammel一词的音译，它与哈姆尔先生的名字Hamel只相差一个字母，读音也相仿。

话，要是你打鼾，我会把你肋骨打断的，知道了吗？”

约翰箱子东西已经全都摊在床上。他坐到床沿上，从衣服堆里拿出一条星期天穿的裤子，掏了一下口袋，里面的香烟已经没有了。

“猎獾犬，你给这新来的讲一下怎样整理褥好吗？我又要到灌木丛那儿去了。”

“行，”猎獾犬从上铺跳了下来，狮子狗在自己的褥里翻了一会儿，急急忙忙地跑了，没跑几步他又回过头来说，“带他到哈姆尔那儿去！他还要给他按摩呢！”

猎獾犬和约翰一般高，一样瘦，只是他的头发是黄的，比约翰短多了。他仔细地打量着约翰，预言道：“你美丽的黑色卷发在这儿会全剃光的，”还说，“最好你现在就到哈姆尔那里去，然后就没事了，我再帮你忙，褥也可以在洗澡前整理好的。”

猎獾犬敲了下教师办公室的门，里面传出“进来！”的声音。他打开门，轻轻地把约翰推了进去，自己不让教师看见。因为他知道，要是哈姆尔发觉新来的不是由狮子狗而是由他带来的话，只会出现令人难堪的局面。

约根·约阿海姆·约格走进我办公室，我把他的材料搁置一边。一般来说寄宿生的材料，我总是尽可能地在和他们第一次谈话之前看完。有些新来的会使人同情，认为他们是无罪的。那就很有必要立即把他们的自述与材料进行对照。

这个约根·约阿海姆·约格属于我最不喜欢的一类人。他是自愿来受教育的，是我们通常简称的“自愿者”。他母亲管不了他，自动向教养院提出了申请。当然要是他母亲不这样做的话他迟早也会进来的，以后甚至还会转到青少年监狱去。他的材料上记载的罪状足够使他进监狱了，只是年龄还不够格，他只有十三岁零十个月。

我一眼就看出他是特别难打交道的人，因为他犯过这么多罪，却能一开始就给人一个好印象。他穿戴整洁，鞋子擦得很干净，一点都看不出是来受教养的。在瘦长的微带褐色的脸上一对黑黑的大眼睛特别引人注目，一头乱蓬蓬的长头发，（这是缺少家教的唯一标记）使人联想起画家们很乐意用来做模特儿的茨冈小伙子的形象。

他站在门口，耐心地看着我，脸上没有固执的表情也没有笑容。可以说是一张有礼貌的脸。他给人以这样的感觉，这小伙子是出生在有教养的家庭。

不熟悉教养院寄宿生的人，在这儿看到他准会吃惊的。

我是不会上当的，因为我看过材料。我长时间默然不语地看着他。一般来说用这样的方法开始我们的接触是有利的，他不知道我会对他怎么样；长时间的沉默会使他捉摸不定，以致不敢完全隐瞒他所想的事情。接着，我象一贯所做的那样开始了交谈。这种方法已被证明是有效的。

“晚上好，叭儿狗！”我说。他以点头作为回答。“我叫哈姆尔，是你们这一组的教师。我们是否合得来，那就

要看今后彼此相处得怎样了。可能你不愿意来这儿，我完全能够理解。不过你既然来了，就要适应起来。你在这儿的表现越好，我们就能越早提议让你回家，懂了吗？”

他点点头。

“以后你一定会发现，我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但我的要求是适应环境，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如果你从今天起就明白这一点的话，那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否则你就自找麻烦，当然也是找我的麻烦。不过这没关系，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再说我的影响比你大，你不可能有损于我，但我能对付你。象我这样长期搞教育的人是什么诡计都能识破的。不管你信不信，有的时候我比你们还要早就知道你们会怎么想，有些什么鬼点子。另外，什么时候让你出去，还取决于对你的鉴定，鉴定是我写的。如果你往这方面考虑一下的话，你会认识到反抗只会对你不利。清楚吗？”

他点点头。

“你是新来的，我们组里其他人都早已熟悉这儿了。有的来了几年，有的从小就在这儿了。他们会向你讲各种各样的事，你可不能全都信以为真啊。这儿大多数的家伙是张口就说谎的。他们慢慢会告诉你，他们为什么会到这儿来。不过多数人都不会讲真话。有的装得就象是无罪的小羊羔，有的会无限夸大自己的行为，甚至还自以为了不起。我们这儿无罪的天使是没有的，这你可以相信我。危险的歹徒倒也少见。你自己也明白，没有足够的理由是不会让他们来这儿的。小组里会有人千方百计引诱你干坏

事，要留神啊！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不管谁是策划者，也就是说：一起捉拿——一起算帐！我决不会先听你们争辩的。懂吗？”

他点点头。

“好了，我是这儿的教师，我要对你负责，不管有什么事你可以来找我，任何时候都行。有什么疑问，我可以给你解答，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可以给予帮助，不过这只有在你信任我的前提下才能办到。如果你发觉小组里有任何不正常的现象，就到我这儿来。从中我也能看出是否可以信任你。我和你一样明白，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我不会小题大做，不过对有些事情我是非常严厉的。如果你在这儿手脚不干净的话，你的处境将会很糟糕，这种事自有人来处理，用不着我插手。如果你说谎，那我就不会放过你。任何不三不四的行为我都不允许。这类事在我们组里是没有的。我想，现在我们彼此已经有了一番了解。你上几年级？”

“九年级。”

“普通学校还是专门学校*？”

“普通学校。”这声音听起来几乎有点恼火。和这些没有留过级的九年级学生在一起常常会出现一些特殊的问题。在这儿他们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而大多数的寄宿生是从专门学校来的，在他们面前这些普通学校的学生往往

* 专门学校是为身体不健全或智力很差的儿童特设的学校。

会感到自己比他们优越得多，因此这些人就会试图用他们聪明的头脑作为武器来对付另一些人。反过来，在他们中间有一个智慧超众的，那也很有好处。看来约根·约阿海姆·约格是这样的聪明人。

“好了，我们已经彼此了解了。现在请说一下，你为什么到这儿来！”

我严厉地看着他，他的脸刷地红了，他紧闭着双唇，眼睛看着脚，不说一句话。

“说呀。”

“因为我妈妈想要摆脱我。”

“什么意思？”

“她不要我了，干脆把我打发走，送我来这儿受教养。她真坏！”

我摇摇头，“这不是一个好的开端。叭儿狗！非常不好。应该说，你到这儿来，你母亲是有责任的。但我不能容忍不肯站出来承认错误的人，也不能容忍谁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你什么都骗不过我，亲爱的，我看过你的材料，我知道你所干的一切。一个在普通学校上九年级的聪明小伙子，相信他的记忆力不会差吧，一定知道上这儿来的原因，说吧，为什么到这儿来？”

“因为我妈妈出卖了我！”他还是一直不看我，他的声音是那么固执。

“原来如此，是你妈妈把你出卖的。出卖这个词好像是出于恶棍和罪犯之口，不是吗？我要你改掉这种说法，